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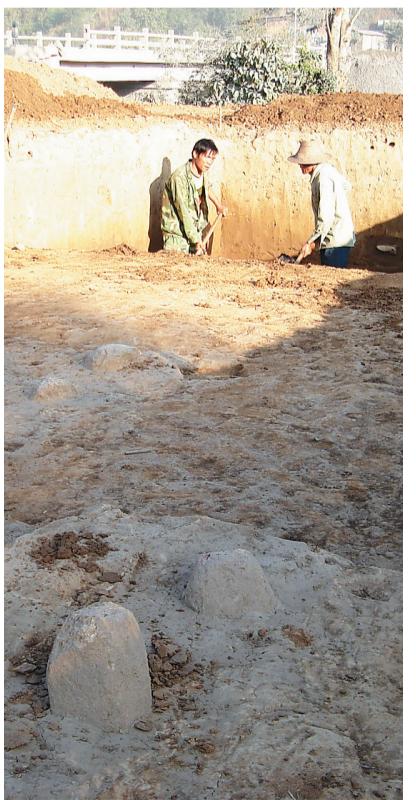
# 史前海南人类图景

文/海南日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陈卓斌

桥山遗址发掘出土的双肩石斧。  
海南日报记者 武威 摄

## 编者按

历史不可能没有源头,文明也不会凭空诞生。史前文明如同一部无字之书,通过对史前遗址的挖掘探寻,管中窥豹,基本上还是可以勾勒出海南岛史前文化的大致轮廓,展示出一幅史前人类在海南岛上沿着河海迁徙、采集渔猎、农耕纺织的生活画面。



昌江燕窝岭旧石器考古地点曾发现两处史前人类用火遗迹。

用石球上山打猎收割,用石刀割开大块兽肉,将渔网缠系于网坠之上乘独木舟出海捕捞……海南岛上的史前人类是什么样子?随着近年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想象中的画面开始变得清晰,逐一呈现在人们面前。

三亚市海棠区日前发布消息,该区将结合近年发现的英墩遗址,将某高星级酒店与史前文化内涵进行有机结合,参照史前人类的行为模式、生存环境等,打造创意旅游产品。

随着越来越多考古成果在现实生活中的运用,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将好奇目光穿越万余年的漫长光阴,望向巨木擎天、虎啸猿啼、鹿鸣呦呦的古老海南。

### 洞穴时期 不再茹毛饮血,享用烧烤美食

树枝在熊熊火焰中发出爆裂的轻响,粗犷而浓郁的肉香渐渐四散开来。身披兽皮的女人们为了驱赶洞穴的潮湿,紧紧挨着火堆用骨锥凿开兽类的关节,不知是想给丈夫做一把趁手的骨匕,还是要给自己做一串别致的项链。

据省博物馆研究员丘刚介绍,在海南所发现的洞穴古遗址并不多,但在三亚落笔洞发现的古人类牙齿化石,将海南的人类历史推向了一万年前。

位于三亚吉阳区落笔村东印岭东侧悬崖下的落笔洞遗址是一处天然的石灰岩溶洞,经C14年代测定,出土遗物和堆积物年代距今约1万年,在文化发展时序上处于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过渡阶段。

1992年3月和1993年冬季,考古学家对落笔洞遗址进行了全面考察和先后两次发掘,除发现13枚人类牙齿化石、动物化石外,还出土了一批石、骨、角制品等文化遗物及用火遗迹。这座当时海南省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也是迄今为止中国旧石器文化分布最南的一处遗址,给海南人带来了巨大的惊喜——它意味着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早在万余年以前便有人类生活作业的痕迹,而这些遗存中处处可见先民智慧的散发。

为了抵挡烈日风寒,躲避猛兽袭击,落笔洞人选择了洞穴生活。从遗址中出土的石器来看,包括了敲砸器、砍砸器等多种工具,可以基本满足狩猎、劈柴所需;而从遗址中发现的堆积物来看,大量的螺、蛤、蚌壳和大型哺乳动物化石等,足以佐证捕捞作业、狩猎生产均在落笔洞人活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看着一个个原本生长在华南虎、亚洲象,甚至已经绝种的貘身上的碎

骨和牙齿化石,再联系到生产工具上烟火燎烧的痕迹,许多考古学家露出会心一笑:原来,万余年前的落笔洞人也是“吃货”中的“肉食动物”,并且不再停留于“茹毛饮血”的野蛮阶段,香气浓烈而健康卫生的烧烤类食物显然更得他们青睐。

展开合理想象,我们能够看到这样一幅画面:深山密林中,落笔洞人挥舞着手中的石器、骨匕,三五成群地呐喊着追逐落荒而逃的大型野兽,那般勇而矫健的身姿引得洞中正在取火的少女引领而望。

彼时流连唇齿的每一道美味,都是勇敢而智慧的落笔洞人,用双手向大自然换来的生的希望。

值得一提的是,落笔洞遗址堆积物中还含有大量螺、蚌及蚶类的遗骸,说明海南人万余年来都专一地向往着海洋赋予的珍馐。但是,或许是落笔洞人还没有学会网鱼技术,洞内极少发现鱼骨化石,他们只能捡拾被冲上海岸的贝类、小鱼浅尝一二,真正的“望洋兴叹”。

### 贝丘时期 结绳成网,向海洋要珍馐

大约6000多年前,一群海南先民扶老携幼,来到现三亚市海棠湾沿岸沙堤南端,在一个巨大的沙丘上沿海而居,很快便将这里确定为他们的新家园。因为他们发现,这里气候温暖湿润,远离凶猛野兽,曲折的海岸线如同天然渔场,把鱼虾贝类“圈养”起来,捕捞食用如同探囊取物。

数千年后今天,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博士后刘业沣的指引下,我们小心翼翼走向先民生活过的沙堤边缘,刚一靠近就忍不住发出惊叹——凸起的沙堆里,层层叠叠地堆积着数不清的贝类、鱼骨,可想而知,当年英墩先民对海洋美食是多么钟爱。

当生存不再成为考验,如何生活得更加舒坦,就是幸福感十足的海南先民需要考虑的问题。

在位于陵水三才镇大港村的考古队住地,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从英墩遗址、莲子湾遗址、桥山遗址等东南部沿海地区不同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遗存。从夹粗砂的平底盆形釜以及夹细砂的罐、钵、杯等遗存来看,这一时期的海南先民对炊具和食具已经有了合理的分类和充分的审美——

有的平底盆形釜器形较大,口径一般为40厘米左右,或许是用来盛装面积较大的食材;有的陶罐罐体较高、陶肚较深,表面有明显的烟熏痕迹,或许是用来烹饪汁水丰富的鱼肉或者汤类食物;还有的磨光红衣陶



模拟的落笔洞古人类生活画面。

片,陶质较硬、打磨精致,经过修复发现它们的器型并不规整,有罐、釜、杯、碗、钵等,大部分为环底器,部分为圈足、高圈足和平底器,器身上的纹饰有刻划和拍印的菱形纹、方格纹、水波纹、弦纹和绳纹等,说明当时出品的陶器不仅要实用而且要美观,不然部分对审美有所要求的海南先民不会为此“买单”。

与落笔洞人不同,这一时期的海南先民由于沿海而居,必然不满足于捡拾岸边奄奄一息的鱼虾贝类。他们相信,在这一望无际的大海里,还有许多未经发掘的美味生物。于是,他们用骨头或石块制成圆形网坠,把绳线交织结成一张大网,一放一收就是活泛乱跳的一网活鱼。

如果真的能穿越时空,我们也愿

加入到他们的队伍——在沙丘上的空地上围坐一圈,用木条架起简易的烧烤支架,撑起热水咕噜作响的红陶釜,闻着战利品本身浸润着海洋赋予的咸鲜味道垂涎三尺。相视一笑,大口吃肉,啃净了就把贝壳和鱼骨往身后潇洒一抛……日积月累,这些“餐厨垃圾”竟堆得有几十厘米那么高。

### 台地遗址 垦荒狩猎,共谱田园新曲

海南先民们制作陶器、石器,发展农业、畜牧业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便逐渐离开海滨,不再单纯地依靠捕捞海生贝类生物为生,而是开始迁移到山坡或者高

台地开始农耕生活。先民需要获取必要的水源,又要躲避河水泛滥之灾,所以海南的台地遗址分布在昌江河、南渡江、陵水河以及万泉河等主要河流及支流两岸,离地约8—10米左右。海南省博物馆研究员郝思德在此前的采访中介绍,这一时期出土的遗存非常丰富,特别是石器器类繁多、加工精良。比如我们现在能够在博物馆里看到的石斧、石锛、石铲、石犁和石磨盘等,都是型制规整、通体磨光。

并且,为了适应生产的需要,这一时期的石制工具由小变大,如最为流行的石斧、石锛大致分为长身和有肩两种结构,更方便用以砍伐树枝和开垦荒地。还有石铲、石矛、石戈等,都经过细致地打磨,历经数千年仍然锋

刃锐利,反映狩猎在先民的生活中仍占有一定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同样出土了石网坠、陶网坠和骨梭等渔业工具,说明此时已经离开滨海的人们仍然流连那口柔软鲜香,只不过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再吃海鲜成本着实不低,只好在河边捕捞一些淡水生物解馋作餐。

聚居台地的海南先民开始谱写田园新曲——年幼力弱者耕种土地,年长体健者狩猎捕鱼,留在家中的妇女有的制陶、编网,有的拿起陶纺轮在冬季来临前赶制新衣……若是撇开工具的精细化程度不去比较,与如今的乡村生活似乎也无太大区别。

我们跨上万年的光阴追逐先民的足迹,最终寻到了自己的影子。■

三亚落笔洞遗址华南虎牙齿化石。  
孙清 摄三亚英墩新石器遗址的贝壳堆积层。  
邓松 摄用陵水桥山遗址出土陶片拼接修复的陶器。  
海南日报记者 武威 摄

## 海南先民的生活情趣

文/海南日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陈卓斌

都说“人靠衣装”,商场里琳琅满目的服饰,让拥有它们的你更有魅力。

在数千年甚至一万年前,同样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们,自然是无法享受自由购物的快乐,但人性对美的追求却一点儿也不比我们少——各个时期的史前遗址,出土了大量石制、陶制、骨制视频,风格多变,颇有设计感。特别是那单制作于新石器时代的鱼骨串饰,颗颗圆润饱满、大小均匀,放在当下的审美环境来看仍不过时。

令人感慨的是,在没有小汽车、芭比娃娃的史前时期,为人父母者也希望给孩子送上一份礼物。你看,那块从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出土的拓印着婴孩脚印的陶泥,正面脚跟与脚趾清晰可见,背面还有成人的一只拇指痕迹留在那里。这与如今婴儿呱呱坠地后,父母为他们印上一枚红泥脚印作为纪念,是多么相似啊。

采访中,我们还有幸在陵水黎族自治县见到了海南首座史前墓葬。这具在腐蚀性较强的酸性土壤中,躲过3000年时光侵蚀的人类遗骸,并没有随葬的器物和棺木陪伴,孤孤单单地躺在土颜色斑杂不一的“墓土”里。从其仅剩的半个头盖骨、几片碎腿骨来看,这位先民是以直肢葬的姿势敛葬的。

但这不是先民为逝者送行的唯一方式,岗山遗址大量出土的釜、甑、罐、瓮等瓮棺葬具说明,先民们在迁居别处时不会忘记把墓葬一同带走,而这些瓮棺葬具就是收敛亲人骸骨以便二次入葬所用的。遥想而知,人伦亲情纵使穿越千年仍然隽永。■